



史記卷第七十六

平原君虞卿列傳十六

平原君趙勝者趙之諸公子也。諸子中勝最賢。喜賓客。賓客蓋至者數千人。平原君相趙惠文王及孝成王。三去相。三復位。封於東武城。平原君家樓臨民家。民家有甃者。繫散行。汲平原君。美人居樓上。臨見大笑之。明日甃者至平原君門。請曰：「臣聞君之喜士，士不遠千里而至者，以君能貴士而賤妾也。臣不幸有罷癘之病，而君之後宮臨而笑臣，臣願得笑臣者頭。」平原君笑應曰：「諾。」甃者去。平原君笑曰：「觀此豎子，乃

喜賓客三字為一篇綱領  
后凡四節皆喜賓客實跡

欲以一笑之故殺吾美人不亦甚乎終不殺居歲餘  
賓客門下舍人稍稍引去者過半平原君怪之曰勝  
所以待諸君者未嘗敢失禮而去者何多也門下一  
人前對曰以君之不殺笑躄者以君爲愛色而賤士  
士卽去耳於是平原君乃斬笑躄者美人頭自造門  
進躄者因謝焉其後門下乃復稍稍來是時齊有孟  
嘗魏有信陵楚有春申故爭相傾以待士秦之圍邯  
鄲趙使平原君求救合從於楚約與食客門下有勇  
力文武備具者二十人偕平原君曰使文能取勝則  
善矣文不能取勝則歎血於華屋之下必得定從而

食客數千求二十人而不足卽  
十九人不能爲則當時之不可  
知已自謂請子中勝最賢中  
曰足時齊有孟嘗等句  
良有以夫

查同四先生字與禮子沐浴  
玉句注同且身見當時反  
西漢抵拒毛遂光景

還士不外索取於食客門下足矣得十九人餘無可  
取者無以滿二十人門下有毛遂者前自贊於平原  
君曰遂聞君將合從於楚約與食客門下二十人偕  
不外索今少一人願君卽以遂備員而行矣平原君  
曰先生處勝之門下幾年於此矣毛遂曰三年於此  
矣平原君曰夫賢士之處世也譬若錐之處囊中其  
末立見今先生處勝之門下三年於此矣左右未有  
所稱誦勝未有所聞是先生無所有也先生不能先  
生留毛遂曰臣乃今日請處囊中耳使遂蚤得處囊  
中乃穎脫而出非特其末見而已平原君竟與毛遂

借十九人相與目笑之而未發也毛遂比至楚與十  
九人論議十九人皆服平原君與楚合從言其利害  
日出而言之日中不決十九人謂毛遂曰先生上毛  
遂按劍歷階而上謂平原君曰從之利害兩言而決  
耳今日出而言從中日不決何也楚王謂平原君曰  
客何爲者也平原君曰是勝之舍人也楚王叱曰胡  
不下吾乃與而君言汝何爲者也毛遂按劍而前曰  
王之所以叱遂者以楚國之衆也今十步之內王不  
得恃楚國之衆也王之命懸於遂手吾君在前叱者  
何也且遂聞湯以七十里之地王天下文王以百里

毛遂俠士之雄也其行事其  
偉夫史次其事與桐如見  
秦廷處同一法律

之壤而臣諸侯豈其士卒衆多哉誠能據其勢而奮  
其威今楚地方五千里持戟百萬此霸王之資也以  
楚之疆天下弗能當白起小豎子耳率數萬之衆與  
師以與楚戰一戰而舉鄢郢再戰而燒夷陵三戰而  
辱王之先人此百世之怨而趙之所羞而王弗知惡  
焉合從者爲楚非爲趙也吾君在前叱者何也楚王  
曰唯唯誠若先生之言謹奉社稷而以從毛遂曰從  
定乎楚王曰定矣毛遂謂楚王之左右曰取鷄狗馬  
之血來毛遂奉銅盤而跪進之楚王曰王當歃血而  
定從次者吾君次者遂遂定從於殿上毛遂左手持

史記傳 卷之六  
盤血而右手招十九人曰公相與歃此血於堂下公等錄錄所謂因人成事者也平原君已定從而歸歸至於趙曰勝不敢復相士勝相士多者千人寡者百數自以爲不失天下之士今乃於毛先生而失之也毛先生一至楚而使趙重於九鼎大呂毛先生以三寸之舌彊於百萬之師勝不敢復相士遂以爲上客平原君既返趙楚使春申君將兵赴救趙魏信陵君亦矯奪晉鄙軍往救趙皆未至秦急圍邯鄲邯鄲急且降平原君甚患之邯鄲傳舍吏子李同說平原君曰君不憂趙亡邪平原君曰趙亡則勝爲虜何爲不

憂乎李同曰邯鄲之民炊骨易子而食可謂急矣而君之後宮以百數婢妾被綺縠餘梁肉而民褐衣不完糟糠不厭民困兵盡或剡木爲矛矢而君器物鍾磬自若使秦破趙君安得有此使趙得全君何患無有今君誠能令夫人以下編於士卒之間分功而作家之所有盡散以饗士士方其危苦之時易德耳於是平原君從之得敢死之士三千人李同遂與三千人赴秦軍秦軍爲之却三十里亦會楚魏救至秦兵遂罷邯鄲復存李同戰死封其父爲李侯虞卿欲以信陵君之存邯鄲爲平原君請封公孫龍聞之夜駕

見平原君曰龍聞虞卿欲以信陵君之存邯鄲爲君請封有之乎平原君曰然龍曰此甚不可且王舉君而相趙者非以君爲有功也而以國人無勲乃以君爲親戚故也君受相印不辭無能割地不言無功者亦自以爲親戚故也今信陵君存邯鄲而請封是親戚受城而國人計功也此甚不可且虞卿操其兩權事成操右券以責事不成以虛名德君君必勿聽也平原君遂不聽虞卿平原君以趙孝成王十五年卒子孫代後竟與趙俱亡平原君厚待公孫龍公孫龍

善爲堅白之辯及鄒衍過趙言至道乃絀公孫龍

虞卿者游說之士也躡躑擔簦說趙孝成一見賜

黃金百鎰白璧一雙再見爲趙上卿故號爲虞卿秦

趙戰於長平趙不勝亾一都尉趙王召樓昌與虞卿

曰軍戰不勝尉復死寡人使束甲而趨之何如樓昌

曰無益也不如發重使爲媾虞卿曰昌言媾者以爲

不媾軍必破也而制媾者在秦且王之論秦也欲破

趙之軍乎不邪王曰秦不遺餘力矣必且欲破趙軍

虞卿曰王聽臣發使出重寶以附楚魏楚魏欲得王

之重寶必內吾使趙使入楚魏秦必疑天下之合從

躡音脚草後也登音  
登長柄也

全用國策且文亦未善

史記傳 卷之六  
且必恐如此則媾乃可爲也趙王不聽與平陽君爲媾發鄭朱入秦秦內之趙王召虞卿曰寡人使平陽君爲媾於秦秦已內鄭朱矣卿以爲奚如虞卿對曰王不得媾軍必破矣天下賀戰勝者皆在秦矣鄭朱貴人也入秦秦王與應侯必顯重以示天下楚魏以趙爲媾必不救王秦知天下不救王則媾不可得成也應侯果顯鄭朱以示天下賀戰勝者終不肯媾長平大敗遂圍邯鄲爲天下笑秦旣解邯鄲圍而趙王入朝使趙郝約事於秦割六縣而媾虞卿謂趙王曰秦之攻王也倦而歸乎王以其力尚能進愛王而弗

攻乎王曰秦之攻我也不遺餘力矣必以倦而歸也虞卿曰秦以其力攻其所不能取倦而歸王又以其力之所不能取以送之是助秦自攻也來年秦復攻王王無救矣王以虞卿之言告趙郝趙郝曰虞卿誠能盡秦力之所至乎誠知秦力之所不能進此彈丸之地弗予令秦來年復攻王王得無割其內而媾乎王曰請聽子割矣子必能使來年秦之不復攻我乎趙郝對曰此非臣之所敢任也他日三晉之交於秦相善也今秦善韓魏而攻王王之所以事秦必不如韓魏也今臣爲足下解負親之攻開關通幣齊交韓

魏至來年而王獨取攻於秦此王之所以事秦必在韓魏之後也此非臣之所敢任也王以告虞卿虞卿對曰郝言不媾來年秦復攻王王得無割其內而媾乎今媾郝又以不能必秦之不復攻也今雖割六城何益來年復攻又割其力之所不能取而媾此自盡之術也不如無媾秦雖善攻不能取六縣趙雖不能守終不失六城秦倦而歸兵必罷我以六城收天下以攻罷秦是我失之於天下而取償於秦也吾國尚利孰與坐而割地自弱以彊秦哉今郝曰秦善韓魏而攻趙者必以爲韓魏不救趙也而王之軍必孤又

以王之事秦不如韓魏也是使王歲以六城事秦也卽坐而城盡來年秦復求割地王將與之乎弗與是棄前功而挑秦禍也與之則無地而給之語曰彊者善攻弱者不能守今坐而聽秦秦兵不弊而多得地是彊秦而弱趙也以益彊之秦而割愈弱之趙其計故不止矣且王之地有盡而秦之求無已以有盡之地而給無已之求其勢必無趙矣趙王計未定樓緩從秦來趙王與樓緩計之曰予秦地何如母子孰吉緩辭讓曰此非臣之所能知也王曰雖然試言公之私樓緩對曰王亦聞夫公甫文伯母乎公甫文伯仕



於魯病死女子爲自殺於房中者二人其母聞之弗  
哭也其相室曰焉有子死而弗哭者乎其母曰孔子  
賢人也逐於魯而是人不隨也今死而婦人爲之自  
殺者二人若是者必其於長者薄而於婦人厚也故  
從母言之是爲賢母從妻言之是必不免爲妬妻故  
其言一也言者異則人心變矣今臣新從秦來而言  
勿予則非計也言予之恐王以臣爲爲秦也故不敢  
對使臣得爲大王計不如予之王曰諾虞卿聞之入  
見王曰此飾說也王脊勿予樓緩聞之往見王王又  
以虞卿之言告樓緩樓緩對曰不然虞卿得其一不

得其二夫秦趙構難而天下皆說何也曰吾且因彊  
而乘弱矣今趙兵困於秦天下之賀戰勝者則必盡  
在於秦矣故不如亟割地爲和以疑天下而慰秦之  
心不然天下將因秦之彊怒乘趙之弊瓜分之趙且  
亾何秦之圖乎故曰虞卿得其一不得其二願王以  
此決之勿復計也虞卿聞之往見王曰危哉樓子之  
所以爲秦者是愈疑天下而何慰秦之心哉獨不言  
其示天下弱乎且臣言勿予者非固勿予而已也秦  
索六城於王而王以六城賂齊齊秦之深讎也得王  
之六城并力西擊秦齊之聽王不待辭之畢也則是

史記傳 卷之六  
王失之於齊而取償於秦也而齊趙之深讎可以報矣而示天下有能爲也王以此發聲兵未窺於境臣見秦之重賂至趙而反媾於王也從秦爲媾韓魏聞之必盡重王重王必出重寶以先於王則是王一舉而結三國之親而與秦易道也趙王曰善則使虞卿東見齊王與之謀秦虞卿未返秦使者已在趙矣樓緩聞之亾去趙於是封虞卿以一城居頃之而魏請爲從趙孝成王召虞卿謀過平原君平原君曰願卿之論從也虞卿入見王王曰魏請爲從對曰魏過王曰寡人固未之許對曰王過王曰魏請從卿曰魏過

寡人未之許又曰寡人過然則從終不可乎對曰臣聞小國之與大國從事也有利則大國受其福有敗則小國受其禍今魏以小國請其禍而王以大國辭其福臣故曰王過魏亦過竊以爲從便王曰善乃合魏爲從虞卿旣以魏齊之故不重萬戶侯卿相之位與魏齊間行卒去趙困於梁魏齊已死不得意乃著書上採春秋下觀近世曰節義稱號揣摩政謀凡八篇以刺譏國家得失世傳之曰虞氏春秋

太史公曰平原君翩翩濁世之佳公子也然未睹大體鄙語曰利令智昏平原君貪馮亭邪說使趙陷長

虞貽兩存疑  
在范睢傳

平兵四十餘萬衆。邯鄲幾亡。虞卿料事揣情爲趙畫策。何其工也。及不忍魏齊。卒困於大梁。庸夫且知其不可。况賢人乎。然虞卿非窮愁亦不能著書以自見於後世云。

史記卷第七十六

史記卷第七十七

信陵君列傳十七

魏公子無忌者。魏昭王少子。而魏安釐王異母弟也。昭王薨。安釐王卽位。封公子爲信陵君。是時范雎亡。魏相秦以怨魏齊。故秦兵圍大梁。破魏華陽。下軍走芒卯。魏王及公子患之。公子爲人仁而下士。士無賢不肖。皆讓而禮交之。不敢以其富貴驕士。士以此方數千里爭往歸之。致食客三千人。當是時。諸侯以公子賢多客。不敢加兵謀魏十餘年。公子與魏王博。而北境傳舉烽。言趙寇至。且入界。魏王釋博。欲召大臣。

信陵奇人也是傳奇父也全  
不繫國策太史亦得意之  
文

傳中客字是其眼也凡二  
十四見

謀公子止王曰趙王田獵耳非爲寇也復博如故王  
恐心不在博居頃復從北方來傳言曰趙王獵耳非  
爲寇也魏王大驚曰公子何以知之公子曰臣之客  
有能探得趙王陰事者趙王所爲客輒以報臣臣以  
此知之是後魏王畏公子之賢能不敢任公子以國  
政魏有隱士曰侯嬴年七十家貧爲大梁夷門監者  
公子聞之往請欲厚遺之不肯受曰臣脩身絜行數  
十年終不以監門困故而受公子財公子於是乃置  
酒大會賓客坐定公子從車騎虛左自迎夷門侯生  
侯生攝弊衣冠直上載公子上坐不讓欲以觀公子

叙公子禮度生及奪晉節  
與收趙事千古尤知俠  
氣

曰愈恭曰愈和曰終不變  
是時光景可羨

公子執轡愈恭侯生又謂公子曰臣有客在市屠中  
願枉車騎過之公子引車入市侯生下見其客朱亥  
俾倪故久立與其客語微察公子公子顏色愈和當  
是時魏將相宗室賓客滿堂待公子舉酒市人皆觀  
公子執轡從騎皆竊罵侯生侯生視公子色終不變  
乃謝客就車至家公子引侯生坐上坐徧贊賓客賓  
客皆驚酒酣公子起爲壽侯生前侯生因謂公子曰  
今日嬴之爲公子亦足矣嬴乃夷門抱關者也而公  
子親枉車騎自迎嬴於衆人廣坐之中不宜有所過  
今公子故過之然嬴欲就公子之名故久立公子車

即此一論已見賢矣

騎市中過客以觀公子。公子愈恭，市人皆以羸爲小人，而以公子爲長者能下士也。於是罷酒，侯生遂爲上客。侯生謂公子曰：「臣所過屠者朱亥，此子賢者，世莫能知，故隱屠間耳。」公子往，數請之。朱亥故不復謝公子，怪之。魏安釐王二十年，秦昭王已破趙長平軍，又進兵圍邯鄲。公子姊爲趙惠文王弟平原君夫人，數遺魏王及公子書，請救於魏。魏王使將軍晉鄙將十萬衆救趙。秦王使使者告魏王曰：「吾攻趙，旦暮且下，而諸侯敢救者，已拔趙，必移兵先擊之。」魏王恐，使人止晉鄙，留軍壁鄴，名爲救趙，實持兩端以觀。望平

原君使者冠蓋相屬於魏，讓魏公子曰：「勝所以自附爲婚姻者，以公子之高義，爲能急人之困。今邯鄲旦暮降秦，而魏救不至，安在公子能急人之困也？」且公子縱輕勝，棄之降秦，獨不憐公子姊邪？」公子患之，數請魏王及賓客。辯士說王萬端，魏王畏秦，終不聽公子。公子自度終不能得之於王，計不獨生而令趙亡，乃請賓客約車騎百餘乘，欲以客往赴秦軍，與趙俱死。行過夷門，見侯生，具告所以欲死秦軍狀，辭決而行。侯生曰：「公子勉之矣，老臣不能從。」公子行數里，心不快，曰：「吾所以待侯生者備矣，天下莫不聞，今吾且

久而侯生曾無一言半辭送我我豈有所失哉復引車還問侯生侯生笑曰臣固知公子之還也曰公子喜士名聞天下今有難無他端而欲赴秦軍譬若以肉投餒虎何功之有哉尚安事客然公子遇臣厚公子往而臣不送以是知公子恨之復返也公子再拜因問侯生乃屏人間語曰嬴聞晉鄙之兵符常在王臥內而如姬最幸出入王臥內力能竊之嬴聞如姬父爲人所殺如姬資之三年自王以下欲求報其父仇莫能得如姬爲公子泣公子使客斬其仇頭敬進如姬如姬之欲爲公子死無所辭顧未有路耳公子

誠一開口請如姬如姬必許諾則得虎符奪晉鄙軍北救趙而西却秦此五霸之伐也公子從其計請如姬如姬果盜晉鄙兵符與公子公子行侯生曰將在外主令有所不受以便國家公子即合符而晉鄙不授公子兵而復請之事必危矣臣客屠者朱亥可與俱此人力士晉鄙聽大善不聽可使擊之於是公子泣侯生曰公子畏死邪何泣也公子曰晉鄙嚙啗宿將往恐不聽必當殺之是以泣耳豈畏死哉於是公子請朱亥朱亥笑曰臣乃市井鼓刀屠者而公子親數存之所以不報謝者以爲小禮無所用今公子有

嚙啗謂多詞句也

急此乃臣效命之秋也遂與公子俱公子過謝侯生  
侯生曰臣宜從老不能請數公子行日以至晉鄙軍  
之日北鄉自剄以送公子公子遂行至鄴矯魏王令  
代晉鄙晉鄙合符疑之舉手視公子曰今吾擁十萬  
之衆屯於境上國之重任今單車來代之何如哉欲  
無聽朱亥袖四十斤鐵椎椎殺晉鄙公子遂將晉鄙  
軍勒兵下令軍中曰父子俱在軍中父歸兄弟俱在  
軍中兄歸獨子無兄弟歸養得選兵八萬人進兵擊  
秦軍秦軍解去遂救邯鄲存趙趙王及平原君自迎  
公子於界平原君負轡矢爲公子先引趙王再拜曰

收趙事正在三語中何其  
奇也

有此閑鎖上下方有  
情

自古賢人未有及公子者也當此之時平原君不敢  
自比於人公子與侯生決至軍侯生果北鄉自剄魏  
王怒公子之盜其兵符矯殺晉鄙公子亦自知也已  
却秦存趙使將將其軍歸魏而公子獨與客留趙趙  
孝成王德公子之矯奪晉鄙兵而存趙乃與平原君  
計以五城封公子公子聞之意驕矜而有自功之色  
客有說公子曰物有不可忘或有不可不忘夫人有  
德於公子公子不可忘也公子有德於人願公子忘  
之也且矯魏王令奪晉鄙兵以救趙於趙則有功矣  
於魏則未爲忠臣也公子乃自驕而功之竊爲公子

不取也。於是公子立自責，似若無所容者。趙王埽除自迎，執主人之禮，引公子就西階。公子側行辭讓，從東階上，自言臯過以負於魏，無功於趙。趙王侍酒至暮，口不忍獻五城以公子，退讓也。公子竟留趙。趙王以鄒爲公子湯沐邑，魏亦復以信陵奉公子。公子留趙，公子聞趙有處士毛公，藏於博徒薛公，藏於賣漿家。公子欲見兩人，兩人自匿不肯見公子。公子聞所在，乃間步往從此兩人，游甚歡。平原君聞之，謂其夫人曰：「始吾聞夫人弟公子天下無雙，今吾聞之，乃妄從博徒賣漿者游，公子妄人耳。」夫人以告公子，公子

乃謝夫人去。曰：「始吾聞平原君賢，故負魏王而救趙，以稱平原君。平原君之游，徒豪舉耳，不求士也。無忌自在大梁時，常聞此兩人賢，至趙恐不得見，以無忌從之游，尚恐其不我欲也。今平原君乃以爲羞，其不足從游，乃裝爲去。」夫人具以語平原君，平原君乃免冠謝，固留公子。平原君門下聞之，半去平原君。歸公子天下士，復往歸公子。公子傾平原君客。公子留趙十年不歸。秦聞公子在趙，日夜出兵東伐魏。魏王患之，使使往請公子。公子恐其怒之，乃誠門下有敢爲魏王使通者，死賓客。皆背魏之。趙莫敢勸公子歸毛



公薛公兩人往見公子曰公子所以重於趙者聞諸侯者徒以有魏也今秦攻魏魏急而公子不恤使秦破大梁而夷先王之宗廟公子當何面目立天下乎語未及卒公子立變色告車趣駕歸救魏魏王見公子相與泣而以上將軍印授公子公子遂將魏安釐王三十年公子使使遍告諸侯諸侯聞公子將各遣將將兵救魏公子率五國之兵破秦軍於河外走蒙鰲遂乘勝逐秦軍至函谷關抑秦兵秦兵不敢出當是時公子威振天下諸侯之客進兵法公子皆名之故世俗稱魏公子兵法秦王患之乃行金萬斤於魏

求晉鄙客令毀公子於魏王曰公子亾在外十年矣今爲魏將諸侯將皆屬諸侯徒聞魏公子不聞魏王公子亦欲因此時定南面而王諸侯畏公子之威方欲共立之秦數使反間僞賀公子得立爲魏王未也魏王日聞其毀不能不信後果使人代公子將公子自知再以毀廢乃謝病不朝與賓客爲長夜飲飲醇酒多近婦女日夜爲樂飲者四歲竟病酒而卒其歲魏安釐王亦薨秦聞公子死使蒙鰲攻魏拔二十城初置東郡其後秦稍蠶食魏十八歲而虜魏王屠大梁高祖始微少時數聞公子賢及即天子位每過大

以魏王系信陵傳見信陵保國之安危

梁常祠公子高祖十二年從擊黥布還爲公子置守冢五家世歲以四時奉祠公子

太史公曰吾過大梁之墟求問其所謂夷門夷門者城之東門也天下諸公子亦有喜士者矣然信陵君之接巖穴隱者不耻下交有以也名冠諸侯不虛耳高祖每過之而令民奉祠不絕也

史記卷第七十七

史記卷第七十八

春申君列傳十八

春申君者楚人也名歇姓黃氏游學博聞事楚頃襄王頃襄王以歇爲辯使於秦秦昭王使白起攻韓魏敗之於華陽禽魏將芒卯韓魏服而事秦秦昭王方令白起與韓魏共伐楚未行而楚使黃歇適至於秦聞秦之計當是之時秦已前使白起攻楚取巫黔中之郡拔鄢郢東至竟陵楚頃襄王東徙治於陳縣黃歇見楚懷王之爲秦所誘而入朝遂見歇留死於秦頃襄王其子也秦輕之恐壹舉兵而滅楚歇乃上書

說秦昭王曰天下莫彊於秦楚今聞大王欲伐楚此猶兩虎相與鬪兩虎相與鬪而驚犬受其弊不如善楚臣請言其說臣聞物至則反冬夏是也致至則危累基是也今大國之地徧天下有其二垂此從生民以來萬乘之地未嘗有也先帝文王莊王之身三世不怠接地於齊以絕從親之要今王使盛橋守事於韓盛橋以其地入秦是王不用甲不信威而得百里之地王可謂能矣王又舉甲而攻魏杜大梁之門舉河內拔燕酸棗虛桃入邢魏之兵雲翔而不敢掾王之功亦多矣王休甲息衆二年而後復之又并蒲衍

首垣以臨仁平丘黃濟陽嬰城而魏氏服王又割濮磨之北注齊秦之要絕楚趙之脊天下五合六聚而不敢救王之威亦單矣王若能持功守威絀攻取之心而肥仁義之地使無後患三王不足四五伯不足六也王若負人徒之衆仗兵革之彊乘毀魏之威而欲以力臣天下之主臣恐其有後患也詩曰靡不有初鮮克有終易曰狐涉水濡其尾此言始之易終之難也何以知其然也昔智氏見伐趙之利而不知榆次之禍吳見伐齊之便而不知于隧之敗此二國者非無大功也沒利於前而易患於後也吳之信越也

從而伐齊。既勝齊人於艾陵，還爲越王禽三渚之浦。智氏之信韓魏也，從而伐趙，攻晉陽城，勝有日矣。韓魏叛之，殺智伯瑤於鑿臺之下。今王妬楚之不毀也，而忘敗楚之疆韓魏也。臣爲王慮而不取也。詩曰：大武遠宅而不涉，從此觀之，楚國援也，鄰國敵也。詩云：趨趨毚兔，遇犬獲之。他人有心，余忖度之。今王中道而信韓魏之善王也，此正吳之信越也。臣聞之，敵不可假時，不可失。臣恐韓魏卑辭除患，而實欲欺大國也。何則？王無重世之德於韓魏，而有累世之怨焉。夫韓魏父子兄弟接踵而死於秦者，將十世矣。本國殘

社稷壞，宗廟毀，剝腹絕腸，折頸搢頤，首身分離，暴骸骨於草澤，頭顱僵仆，相望於境。父子老弱係脰束手，爲羣虜者，相及於路。鬼神孤傷，無所血食。人民不聊生，族類離散，流亾爲僕妾者，盈滿海內矣。故韓魏之不亡，秦社稷之憂也。今王資之與攻楚，不亦過乎？且王攻楚，將惡出兵？王將借路於仇讎之韓魏乎？兵出之日，而王憂其不返也，是王以兵資於仇讎之韓魏也。王若不借路於仇讎之韓魏，必攻隨水右壤。隨水右壤，此皆廣川大水，山林谿谷，不食之地也。王雖有之，不爲得地。是王有毀楚之名，而無得地之實也。且

王攻楚之日。四國必悉起兵以應王。秦楚之兵構而不離。魏氏將出而攻留。方與銍。湖陵。碭。蕭。相。故宋必盡。齊人南面攻楚。泗上必舉。此皆平原四達膏腴之地。而使獨攻。王破楚以肥韓魏於中國。而勁齊韓魏之彊。足以校於秦。齊南以泗水爲境。東負海。北倚河。而無後患。天下之國莫彊於齊。魏齊魏得地葆利而詳事下吏。一年之後。爲帝未能。其於禁王之爲帝有餘矣。夫以王壤土之博。人徒之衆。兵革之彊。壹舉事而樹怨於楚。遲令韓魏歸帝重於齊。是王失計也。臣爲王慮。莫若善楚。秦楚合而爲一。以臨韓。韓必斂手。

王施以東山之險。帶以曲河之利。韓必爲關內之侯。若是而王以十萬戍鄭。梁氏寒心。許鄢陵嬰城而上。蔡召陵不往來也。如此而魏亦關內侯矣。王壹善楚。而關內兩萬乘之主。注地於齊。齊右壤可拱手而取也。王之地。一經兩海。要約天下。是燕趙無齊楚。齊楚無燕趙也。然後危動燕趙。直搖齊楚。此四國者。不待痛而服矣。昭王曰善。於是乃止。白起而謝韓魏。發使賂楚。約爲與國。黃歇受約歸楚楚使歇與太子完入質於秦。秦留之數年。楚頃襄王病。太子不得歸。而楚太子與秦相應。侯善於是。黃歇乃說應侯曰。相國誠

善楚太子乎應侯曰然歇曰今楚王恐不起疾秦不  
如歸其太子太子得立其事秦必重而德相國無窮  
是親與國而得儲萬乘也若不歸則咸陽一布衣耳  
楚更立太子必不事秦夫失與國而絕萬乘之和非  
計也願相國孰慮之應侯以聞秦王曰令楚太  
子之傅先往問楚王之疾返而後圖之黃歇爲楚太  
子計曰秦之留太子也欲以求利也今太子力未能  
有以利秦也歇憂之甚而陽文君子二人在中王若  
卒大命太子不在陽文君子必立爲後太子不得奉  
宗廟矣不如亡秦與使者俱出臣請止以死當之楚

太子因變衣服爲楚使者御以出關而黃歇守舍常  
爲謝病度太子已遠秦不能追歇乃自言秦昭王曰  
楚太子已歸出遠矣歇當死願賜死昭王大怒欲聽  
其自殺也應侯曰歇爲人臣出身以徇其主太子立  
必用歇故不如無罪而歸之以親楚秦因遣黃歇歇  
至楚三月楚頃襄王卒太子完立是爲考烈王考烈  
王元年以黃歇爲相封爲春申君賜淮北地十二縣  
後十五歲黃歇言之楚王曰淮北地邊齊其事急請  
以爲郡便因并獻淮北十二縣請封於江東考烈王  
許之春申君因城故吳墟以自爲都邑春申君既相

楚是時齊有孟嘗君趙有平原君魏有信陵君方爭  
下士招致賓客以相傾奪輔國持權春申君爲楚相  
四年秦破趙之長平軍四十餘萬五年圍邯鄲邯鄲  
告急於楚楚使春申君將兵往救之秦兵亦去春申  
君歸春申君相楚八年爲楚北伐滅魯以荀卿爲蘭  
陵令當是時楚復彊趙平原君使人於春申君春申  
君舍之於上舍趙使欲夸楚爲璫瑁簪刀劍室以珠  
玉飾之請命春申君客春申君客三千餘人其上客  
皆躡珠履以見趙使趙使大慙春申君相十四年秦  
莊襄王立以呂不韋爲相封爲文信侯取東周春申

君相二十二年諸侯患秦攻伐無已時乃相與合從  
西伐秦而楚王爲從長春申君用事至函谷關秦出  
兵攻諸侯兵皆敗走楚考烈王以咎春申君春申君  
以此益踈客有觀津人朱英謂春申君曰人皆以楚  
爲彊而君用之弱其於英不然先君時善秦二十年  
而不攻楚何也秦踰黽隘之塞而攻楚不便假道於  
兩周背韓魏而攻楚不可今則不然魏旦暮亡不能  
愛許鄢陵其許魏割以與秦秦兵去陳百六十里臣  
之所觀者見秦楚之日鬪也楚於是去陳徙壽春而  
秦徙衛野王作置東郡春申君由此就封於吳行相

事楚考烈王無子春申君患之求婦人宜子者進之甚衆卒無子趙人李園持其女弟欲進之楚王聞其不宜子恐久毋寵李園求事春申君爲舍人已而謁歸故失期還謁春申君問之狀對曰齊王使使求臣之女弟與其使者飲故失期春申君曰媾入乎對曰未也春申君曰可得見乎曰可於是李園乃進其女弟即幸於春申君知其有身李園乃與其女弟謀園女弟承間以說春申君曰楚王之貴幸君雖兄弟不如也今君相楚二十餘年而王無子卽百歲後將更立兄弟則楚更立君後亦各貴其故所親君又安得

長有寵乎非徒然也君貴用事久多失禮於王兄弟兄弟誠立禍且及身何以保相印江東之封乎今妾自知有身矣而人莫知妾幸君未久誠以君之重而進妾於楚王王必幸妾妾賴天有子男則是君之子爲王也楚國盡可得孰與身臨不測之罪乎春申君大然之乃出李園女弟謹舍而言之楚王楚王召入幸之遂生子男立爲太子以李園女弟爲王后楚王貴李園園用事李園旣入其女弟立爲王后子爲太子恐春申君語泄而益驕陰養死士欲殺春申君以滅口而國人頗有知之者春申君相二十五年楚考



列王病朱英謂春申君曰世有母望之福又有母望  
之禍今君處母望之世事母望之主安可以無母望  
之人乎春申君曰何謂母望之福曰君相楚二十餘  
年雖名相國實楚王也今楚王病旦暮且卒卒而君  
相少主因而代立當國如伊尹周公王長而反政不  
卽遂南面稱孤而有楚國此所謂母望之福也春申  
君曰何謂母望之禍曰李園不治國而君之仇也不  
爲兵而養死士之日久矣楚王卒李園必先入據權  
而殺君以滅口此所謂母望之禍也春申君曰何謂  
母望之人對曰君置臣郎中楚王卒李園必先入臣

爲君殺李園此所謂母望之人也春申君曰足下置  
之李園弱人也僕又善之且又何至此朱英知言不  
用恐禍及身乃亾去後十七日楚考烈王卒李園果  
先入伏死士於棘門之內春申君入棘門園死士俠  
刺春申君斬其頭投之棘門外於是遂使吏盡滅春  
申君之家而李園女弟初幸春申君有身而入之王  
所生子者遂立是爲楚幽王是歲也秦始皇帝立九  
年矣嫪毐亦爲亂於秦覺夷其三族而呂不韋廢  
太史公曰吾適楚觀春申君故城宮室盛矣哉初春  
申君之說秦昭王及出身遣太子歸何其智之明也

後制於李園。旄矣。語曰：當斷不斷，反受其亂。春申君失朱英之諍邪。

史記卷第七十八

史記卷第七十九

范雎蔡澤列傳十九

傳中議論詞說悉本國策而敘事實則太史公筆掃觀其寫范叔恩怨處烟波千里寫蔡澤一言而奪相處如轉丸於掌上是即莊子之秋水篇不遠矣者不知文章之大而藻也

范雎者魏人也。字叔游。說諸侯。欲事魏王。家貧無以自資。乃先事魏中大夫須賈。須賈為魏昭王使於齊。范雎從。留數月未得報。齊襄王聞雎辯口。乃使人賜雎金十斤及牛酒。雎辭謝不敢受。須賈知之。大怒。以為雎持魏國陰事告齊。故得此饋。令雎受其牛酒。還其金。既歸。心怒雎。以告魏相魏冉。魏之諸公子曰：魏齊魏齊大怒。使舍人笞擊雎。折脅摺齒。雎佯死。即卷以箒置廁中。賓客飲者醉更溺雎。故僂辱以懲後。令

無妄言者。睢從箒中謂守者曰：公能出我，我必厚謝。公守者乃請出，弃箒中死人。魏齊醉曰：可矣。范睢得出，後魏齊悔，復召求之。魏人鄭安平聞之，乃遂操范睢亡，伏匿，更名姓曰張祿。當此時，秦昭王使謁者王稽於魏。鄭安平詐爲卒，侍王稽。王稽問魏有賢人可與俱西游者乎？鄭安平曰：臣里中有張祿先生，欲見君，言天下事，其人有仇，不敢晝見。王稽曰：夜與俱來。鄭安平夜與張祿見王稽，語未究。王稽知范睢賢，謂曰：先生待我於三亭之南，與私約而去。王稽辭魏去，過載范睢入秦。至湖關，望見車騎從西來，范睢曰：彼

來者爲誰？王稽曰：秦相穰侯東行，縣邑范睢曰：吾聞穰侯專秦權，惡內諸侯客，此恐辱我，我寧且匿車中。有頃，穰侯果至，勞王稽，因立車而語曰：關東有何變？曰：無有。又謂王稽曰：謁君得無與諸侯客子俱來乎？無益徒亂人國耳。王稽曰：不敢，即別去。范睢曰：吾聞穰侯智士也，其見事遲，鄉者疑車中有人，忘索之。於是范睢下車走，曰：此必悔之行。十餘里，果使騎還索車中，無客，乃已。王稽遂與范睢入咸陽，已報使，因言曰：魏有張祿先生，天下辯士也。曰：秦王之國危於累卵，得臣則安然，不可以書傳也。臣故載來，秦王弗信。

將叙范叔上書先提時事  
與用事之人一段下文方有  
頭緒此文章机軸

使舍食草具待命歲餘當是時昭王已立三十六年  
南拔楚之鄢郢楚懷王幽死於秦秦東破齊潘王常  
稱帝後去之數困三晉戡天下辯士無所信穰侯華  
陽君昭王母宣太后之弟也而涇陽君高陵君皆昭  
王同母弟也穰侯相三人者更將有封邑以太后故  
私家富重於王室及穰侯爲秦將且欲越韓魏而伐  
齊綱壽欲以廣其陶封范雎乃上書曰臣聞明主立  
政有功者不得不賞有能者不得不官勞大者其祿  
厚功多者其爵尊能治衆者其官大故無能者不敢  
當職焉有能者亦不得蔽隱使以臣之言爲可願行

而益利其道以臣之言爲不可久留臣無爲也語曰  
庸主賞所愛而罰所惡明主則不然賞必加於有功  
而刑必斷於有罪今臣之胷不足以當樞質而要  
不足以待斧鉞豈敢以疑事嘗試於王哉雖以臣爲賤  
人而輕辱獨不重任臣者之無反復於王邪且臣聞  
周有砥礪宋有結綠梁有縣黎楚有和朴此四寶者  
土之所生良工之所失也而爲天下名器然則聖王  
之所弃者獨不足以厚國家乎臣聞善厚家者取之  
於國善厚國者取之於諸侯天下有明主則諸侯不  
得擅厚者何也爲其割榮也良醫知病人之死生而

聖主明於成敗之事。利則行之。害則舍之。疑則少嘗之。雖舜禹復生。弗能改已。語之至者。臣不敢載之於書。其淺者。又不足聽也。意者。臣愚而不概於王心邪。亡其言。臣者。賤而不可用乎。自非然者。臣願得少賜游觀之間。望見顏色。一語無效。請伏斧質。於是秦昭王大說。乃謝王稽。使以傳車召范雎。於是范雎乃得見於離宮。詳爲不知。永巷而入其中。王來而宦者怒逐之。曰。王至。范雎繆爲曰。秦安得王。秦獨有太后穰侯耳。欲以感怒昭王。昭王至。聞其與宦者爭言。遂延迎謝曰。寡人宜以身受命。義矣。會義渠之事。急。寡人

着其語自佳

旦暮自請太后。今義渠之事已。寡人乃得受命。竊閔然不敏。敬執賓主之禮。范雎辭讓。是日。觀范雎之見者。群臣莫不洒然變色。易容者。秦王屏左右。宮中虛無人。秦王跽而請曰。先生何以幸教寡人。范雎曰。唯唯。有間。秦王復跽而請曰。先生何以幸教寡人。范雎曰。唯唯。若是者三。秦王跽曰。先生卒不幸教寡人邪。范雎曰。非敢然也。臣聞昔者呂尚之遇文王也。身爲漁父。而釣於渭濱耳。若是者。交疎也。已說而立爲太師。載與俱歸者。其言深也。故文王遂收功於呂尚。而卒王天下。鄉使文王疎呂尚。而不與深言。是周無天

子之德而文武無與成其王業也。今臣羈旅之臣也。交踈於王而所願陳者皆匡君之事。處人骨肉之間。願效愚忠而未知王之心也。此所以王三問而不敢對者也。臣非有畏而不敢言也。臣知今日言之於前。而明日伏誅於後。然臣不敢避也。大王信行臣之言。死不足以爲臣患。亡不足以爲臣憂。漆身爲厲。被髮爲狂。不足以爲臣恥。且以五帝之聖焉而死。三王之仁焉而死。五伯之賢焉而死。烏獲任鄙之力焉而死。成荊孟賁王慶忌夏育之勇焉而死。死者人之所必不免也。處必然之勢。可以少有補於秦。此臣之所大

願也。臣又何患哉。伍子胥橐載而出。昭關夜行。晝伏。至於陵水。無以餬其口。膝行蒲伏。稽首肉袒。鼓腹吹箎。乞食於吳市。卒興吳國。闔閭爲伯。使臣得盡謀如伍子胥。加以幽囚。終身不復見。是臣之說行也。臣又何憂。箕子接輿。漆身爲厲。被髮爲狂。無益於主。假使臣得同行於箕子。可以有補所賢之主。是臣之大榮也。臣有何恥。臣之所恐者。獨恐臣死之後。天下見臣之盡忠而身死。因以是杜口裹足。莫肯鄉秦耳。足下上畏太后之嚴。下惑於姦臣之態。居深宮之中。不離阿保之手。終身迷惑。無與昭姦。大者宗廟滅覆。小

者身以孤危。此臣之所恐耳。若夫窮辱之事，死亡之患，臣不敢畏也。臣死而秦治，是臣死賢於生。秦王跽曰：先生是何言也！夫秦國僻遠，寡人愚不肖，先生乃幸辱至於此。是天以寡人恩先生而存先王之宗廟也。寡人得受命於先生，是天所以幸先生而不弃其孤也。先生柰何而言若是事！無小大，上及太后，下至大臣，願先生悉以教寡人，無疑寡人也。范雎拜秦王，亦拜。范雎曰：大王之國四塞以爲固，北有甘泉谷口，南帶涇渭，右隴蜀，左關阪，奮擊百萬，戰車千乘，利則出攻，不利則入守，此王者之地也。民怯於私鬪而勇

於公戰，此王者之民也。王并此二者而有之，夫以秦卒之勇，車騎之衆，以治諸侯，譬若馳韓盧而搏蹇兔也。霸王之業可致也，而群臣莫當其位。至今閉關十五年，不敢窺兵於山東者，是穰侯爲秦謀不忠，而大王之計有所失也。秦王跽曰：寡人願聞失計。然左右多竊聽者，范雎恐未敢言內事，以觀秦王之俯仰。因進曰：夫穰侯越韓魏而攻齊，綱壽非計也。少出師則不足以傷齊，多出師則害於秦。臣意王之計，欲少出師而悉韓魏之兵也，則不義矣。今見與國之不親也，越人之國而攻可乎？其於計踈矣。且昔齊潛

王南攻楚破軍殺將再辟地千里而齊尺寸之地無得焉者豈不欲得地哉形勢不能有也諸侯見齊之罷弊君臣之不和也興兵而伐齊大破之士辱兵頓皆咎其王曰誰爲此計者乎王曰文子爲之大臣作亂文子出奔故齊所以大破者以其伐楚而肥韓魏也此所謂借賊兵齎盜糧者也王不如遠交而近攻得寸則王之寸也得尺亦王之尺也今釋此而遠攻不亦繆乎且昔者中山之國地方五百里趙獨吞之功名立而利附焉天下莫之能害也今夫韓魏中國之處而天下之樞也王其欲霸必親中國以爲天

下樞以威楚趙楚彊則附趙趙彊則附楚楚趙皆附齊必懼矣齊懼必卑辭重幣以事秦齊附而韓魏因可虜也昭王曰吾欲親魏久矣而魏多變之國也寡人不能親請問親魏奈何對曰王卑詞重幣以事之不可則割地而賂之不可則舉兵而伐之王曰寡人敬聞命矣乃拜范雎爲客卿謀兵事卒聽范雎謀使五大夫綰伐魏拔懷後二歲拔邢丘客卿范雎復說昭王曰秦韓之地形相錯如繡秦之有韓也譬如木之有蠹也人之有心腹之病也天下無變則已天下有變其爲秦患者孰大於韓乎王不如收韓昭王曰



吾固欲收韓韓不聽爲之奈何對曰韓安得無聽乎  
王下兵而攻滎陽則鞏成臯之道不通北斷太行之  
道則上黨之師不下王一興兵而攻滎陽則其國斷  
而爲三夫韓見必亡安得不聽乎若韓聽而霸事因  
可慮矣王曰善且欲發使於韓范雎曰益親復說用  
數年矣因請問說曰臣居山東時聞齊之有田文不  
聞其有王也聞秦之有太后穰侯華陽高陵涇陽不  
聞其有王也夫擅國之謂王能利害之謂王制殺生  
之威之謂王今太后擅行不顧穰侯出使不報華陽  
涇陽等擊斷無諱高陵進退不請四貴備而國不危

者未之有也爲此四貴者下乃所謂無王也然則權  
安得不傾令安得從王出乎臣聞善治國者乃內固  
其威而外重其權穰侯使者操王之重決制於諸侯  
剖符於天下政適伐國莫敢不聽戰勝攻取則利歸  
於陶國弊御於諸侯戰敗則結怨於百姓而禍歸於  
社稷詩曰木實繁者披其枝披其枝者傷其心大其  
都者危其國尊其臣者卑其主崔杼淖齒管齊射王  
股擢王筋縣之於廟梁宿昔而死李兌管趙囚主父  
於沙丘百日而餓死今臣聞秦太后穰侯用事高陵  
華陽涇陽佐之卒無秦王此亦淖齒李兌之類也且

以前范棼之竊旅入秦而  
范棼以役從棼之  
報使親齊各本

夫三伐所以亾國者君專授政縱酒馳騁弋獵不聽  
政事其所授者妬賢嫉能御下蔽上以成其私不為  
主計而主不覺悟故失其國今自有秩以上至諸大  
吏下及王左右無非相國之人者見王獨立於朝臣  
竊為王恐萬世之後有秦國者非王子孫也昭王聞  
之大懼曰善於是廢太后逐穰侯高陵華陽涇陽君  
於關外秦王乃拜范雎為相收穰侯之印使歸陶因  
使縣官給車牛以徙千乘有餘到關關閱其寶器寶  
器珍怪多於王室秦封范雎以應號為應侯當是時  
秦昭王四十一年也范雎既相秦秦號曰張祿而魏

不知以為范雎已死久矣魏聞秦且東伐魏魏使  
須賈於秦范雎聞之為微行敝衣間步之邱見須賈  
須賈見之而驚曰范叔固無恙乎范雎曰然須賈咲  
曰范叔有說於秦邪曰不也雎前日得過於魏榭故  
亡逃至此安敢說乎須賈曰今叔何事范雎曰臣為  
人庸賃須賈意哀之留與坐飲食曰范叔一寒如此  
哉乃取其一綈袍以賜之須賈因問曰秦相張君公  
知之乎吾聞幸於王天下之事皆決於相君今吾事  
之去留在張君孺子豈有客習於相君者哉范雎曰  
主人翁習知之唯雎亦得謁雎請為君見於張君須

賈曰吾馬病車軸折非大車駟馬吾不出范睢曰願  
爲君借大車駟馬於主人翁范睢歸取大車駟馬爲  
須賈御之入秦相府府中望見有識者皆避匿須賈  
怪之至相舍門謂須賈曰待我我爲君先入通於相  
君須賈待門下持車良久問門下曰范叔不出何也  
門下曰無范叔須賈曰鄉者與吾載而入者門下曰  
乃吾相張君也須賈大驚自知見賣乃肉袒膝行因  
門下人謝罪於是范睢盛帷帳侍者甚衆見之須賈  
頓首言死罪曰賈不意君能自致於青雲之上賈不  
敢復讀天下之書不敢復與天下之事賈有湯鑊之

罪請自屏於胡貉之地唯君死生之范睢曰汝罪有  
幾曰擢賈之髮以續賈之罪尚未足范睢曰汝罪有  
三耳昔者楚昭王時而申包胥爲楚卻吳軍楚王封  
之以荆五千戶包胥辭不受爲丘墓之寄於荆也今  
睢之先人丘墓亦在魏公前以睢爲有外心於齊而  
惡睢於魏齊公之罪一也當魏齊辱我於廁中公不  
止罪二也更醉而溺我公其何忍乎罪三矣然公之  
所以得無死者以綈袍戀戀有故人之意故釋公乃  
謝罷入言之昭王罷歸須賈須賈辭於范睢范睢大  
供具盡請諸侯使與坐堂上食飲甚設而坐須賈於

史記傳 卷之九  
堂下置莖豆其前。令兩黥徒夾而馬食之。數日爲我告魏王。急持魏齊頭來。不然者我且屠大梁。須賈歸以告魏齊。魏齊恐亡走趙。匿平原君所。范雎既相王。稽謂范雎曰。事有不可知者三。有不可奈何者亦三。官車一日晏駕。是事之不可知者一也。君卒然捐館舍。是事之不可知者二也。使臣卒然填溝壑。是事之不可知者三也。官車一日晏駕。君雖恨於臣。無可奈何。君卒然捐館舍。君雖恨於臣。亦無可奈何。使臣卒然填溝壑。君雖恨於臣。亦無可奈何。范雎不懌。乃入言於王曰。非王稽之忠。莫能內臣於函谷關。非大王

之賢聖。莫能貴臣。今臣官至於相。爵在列侯。王稽之官尚止於謁者。非其內臣之意也。昭王召王稽拜爲河東守。三歲不上計。又任鄭安平。昭王以爲將軍。范雎於是散家財物。盡以報所嘗困厄者。一飯之德必償。睚眦之怨必報。范雎相秦二年。秦昭王之四十二年。東伐韓。少曲高平。拔之。秦昭王聞魏齊在平原君所。欲爲范雎必報其仇。乃詳爲好書。遺平原君曰。寡人聞君之高義。願與君爲布衣之友。君幸過寡人。寡人願與君爲十日之飲。平原君畏秦。且以爲然而入。秦見昭王。昭王與平原君飲數日。昭王謂平原君曰。

昔周文王得呂尚以爲太公齊桓公得管夷吾以爲仲父今范君亦寡人之叔父也范君之仇在君之家願使人歸取其頭來不然吾不出君於關平原君曰貴而爲友者爲賤也富而爲交者爲貧也夫魏齊者勝之友也在固不出也今又不在臣所昭王乃遺趙王書曰王之弟在秦范君之仇魏齊在平原君之家王使人疾持其頭來不然吾舉兵而伐趙又不出王之弟於關趙孝成王乃發卒圍平原君家急魏齊夜亾出見趙相虞卿虞卿度趙王終不可說乃解其相印與魏齊亡間行念諸侯莫可以急抵者乃復走大

梁欲因信陵君以走楚信陵君聞之畏秦猶豫未肯見曰虞卿何如人也時侯嬴在旁曰人固未易知知人亦未易也夫虞卿躡屣擔簦一見趙王賜白璧一雙黃金百鎰再見拜爲上卿三見卒受相印封萬戶侯當此之時天下爭知之夫魏齊窮困過虞卿虞卿不敢重爵祿之尊解相印捐萬戶侯而間行急士之窮而歸公子公子曰何如人人固不易知知人亦未易也信陵君大慙駕如野迎之魏齊聞信陵君之初難見之怒而自剄趙王聞之卒取其頭予秦秦昭王乃出平原君歸趙昭王四十二年秦攻韓汾陘拔之

史記傳 卷之九  
因城河上廣武後五年昭王用應侯謀縱反間賣趙趙以其故令馬服子代廉頗將秦大破趙於長平遂圍邯鄲已而與武安君白起有隙言而殺之任鄭安平使將擊趙鄭安平爲趙所困急以兵二萬人降趙應侯席藁請罪秦之法任人而所任不善者各以其罪罪之於是應侯罪當收三族秦昭王恐傷應侯之意乃下令國中有敢言鄭安平事者以其罪罪之而加賜相國應侯食物日益厚以順適其意後二歲王稽爲河東守與諸侯通坐法誅而應侯日益以不懌昭王臨朝歎息應侯進曰臣聞主憂臣辱主辱臣死

今大王中朝而憂臣敢請其罪昭王曰吾聞楚之鐵劍利而倡優拙夫鐵劍利則士勇倡優拙則思慮遠夫以遠思慮而御勇士吾恐楚之圖秦也夫物不素具不可以應卒今武安君既死而鄭安平等畔內無良將而外多敵國吾是以憂欲以激勵應侯應侯懼不知所出蔡澤聞之往入秦也

蔡澤者燕人也游學于諸侯小大甚衆不遇而從唐舉相曰吾聞先生相李兌曰百日之內持國秉政有之乎曰有之曰若臣者何如唐舉孰視而笑曰先生曷鼻巨肩黧顏蹙齧膝攣吾聞聖人不相殆先生乎

絕  
如此結束如此過詠佳絕奇

蔡澤知唐舉戲之乃曰富貴吾所自有吾所不知者  
壽也願聞之唐舉曰先生之壽從今以往者四十三  
歲蔡澤笑謝而去謂其御者曰吾持梁刺齒肥躍馬  
疾驅懷黃金之印結紫綬於要揖讓人主之前食肉  
富貴四十二年足矣去之趙見逐入韓魏遇奪金鬲  
於塗聞應侯任鄭安平王稽皆負重罪於秦應侯內  
慙蔡澤乃西入秦將見昭王使人宣言以感怒應侯  
曰燕客蔡澤天下雄俊弘辯智士也彼一見秦王秦  
王必困君而奪君之位應侯聞曰五帝三代之事百  
家之說吾既知之衆口之辯吾皆摧之是惡能困我

而奪我位乎使人召蔡澤蔡澤入則揖應侯應侯固  
不快及見之又倨應侯因讓之曰子嘗宣言欲代我  
相秦寧有之乎對曰然應侯曰請聞其說蔡澤曰吁  
君何見之晚也夫四時之序成功者退夫人生百體  
堅彊手足便利耳目聰明而心聖智豈非士之願與  
應侯曰然蔡澤曰質仁秉義行道施德得志於天下  
天下懷樂敬愛而尊慕之皆願以爲君王豈不辯智  
之期與應侯曰然蔡澤復曰富貴顯榮成理萬物使  
各得其所性命壽長終其天年而不夭傷天下繼其  
統守其業傳之無窮名實純粹澤流千里世世稱之

而無絕與天地終始豈道德之符而聖人所謂吉祥  
善事者與應侯曰然蔡澤曰若夫秦之商君楚之吳  
起越之大夫種其卒然亦可願與應侯知蔡澤之欲  
困已以說復謬曰何爲不可夫公孫鞅之事孝公也  
極身無貳慮盡公而不顧私設刀鋸以禁奸邪信賞  
罰以致治披腹心示情素蒙怨咎欺舊友奪魏公子  
卬安秦社稷利百姓卒爲秦禽將破敵攘地千里吳  
起之事悼王也使私不得害公讒不得蔽忠言不取  
苟合行不取苟容不爲危易行行義不辟難然爲霸  
主強國不辭禍凶大夫種之事越王也主雖困辱悉

忠而不解主雖絕亡盡能而弗離成功而弗矜貴富  
而不驕怠若此三子者固義之至也忠之節也是故  
君子以義死難視死如歸生而辱不如死而榮士固  
有殺身以成名唯義之所在雖死無所恨何爲不可  
哉蔡澤曰主聖臣賢天下之盛福也君明臣直國之  
福也父慈子孝夫信妻貞家之福也故比干忠而不  
能存殷子胥智而不能完吳申生孝而晉國亂是皆  
有忠臣孝子而國家滅亂者何也無明君賢父以聽  
之故天下以其君父爲僂辱而憐其臣子今商君吳  
起大夫種之爲人臣是也其君非也故世稱三子致



功而不見德豈慕不遇世死乎夫待死而後可以立忠成名是微子不足仁孔子不足聖管仲不足大也夫人之立功豈不期於成全邪身與名俱全者上也名可法而身死者其次也名在僂辱而身全者下也於是應侯稱善蔡澤少得聞因曰夫商君吳起大夫種其爲人臣盡忠致功則可願矣閔天事文王周公輔成王也豈不亦忠聖乎以君臣論之商君吳起大夫種其可願孰與閔天周公哉應侯曰商君吳起大夫種弗若也蔡澤曰然則君之主慈仁任忠惇厚舊故其賢智與有道之士爲膠漆義不倍功臣孰與秦孝

公楚悼王越王乎應侯曰未知何如也蔡澤曰今主親忠臣不過秦孝公楚悼王越王君之設智能爲主安危修政治亂彊兵批患折難廣地殖穀富國足家彊主尊社稷顯宗廟天下莫敢欺犯其主主之威蓋震海內功彰萬里之外聲名光輝傳於千世君孰與商君吳起大夫種應侯曰不若蔡澤曰今主之親忠臣不忘舊故不若孝公悼王句踐而君之功績愛信親幸又不若商君吳起大夫種然而君之祿位貴盛私家之富過於三子而身不退者恐患之甚於三子竊爲君危之語曰日中則移月滿則虧物盛則衰天

地之常數也。進退盈縮與時變化。聖人之常道也。故國有道則仕。國無道則隱。聖人曰：飛龍在天，利見大人。不義而富且貴，於我如浮雲。今君之怨已讎，而德已報，意欲至矣，而無變計，竊爲君不取也。且夫翠鵠犀象，其處勢非不遠死也，而所以死者，惑於餌也。蘇秦、智伯之智，非不足以辟辱遠死也，而所以死者，惑於貪利不止也。是以聖人制禮節欲，取於民有度，使之以時用之有止，故志不溢，行不驕，常與道俱而不失。故天下承而不絕。昔者齊桓公九合諸侯，一匡天下，至於葵丘之會，有驕矜之志。畔者九國，吳王夫差

兵無敵於天下，勇彊以輕諸侯，陵齊晉，故遂以殺身亡國。夏育、太史噉叱呼駭三軍，然而身死於庸夫。此皆乘至盛而不返道理，不居卑退處儉約之患也。夫商君爲秦孝公明法令，禁姦本，尊爵必賞，有罪必罰，平權衡，正度量，調輕重，決裂阡陌，以靜生民之業，而一其俗，勸民耕農，利土一室，無二事，力田穡積，習戰陳之事，是以兵動而地廣，兵休而國富，故秦無敵於天下，立威諸侯，成秦國之業，功已成矣，而遂以車裂楚地方數千里，持戟百萬，白起率數萬之師，以與楚戰，一戰舉鄢郢，以燒夷陵，再戰南并蜀漢，又越韓魏

而攻彊趙北坑馬服誅屠四十餘萬之衆盡之於長平之下流血成川沸聲若雷遂入圍邯鄲使秦有帝業楚趙天下之彊國而秦之仇敵也自是之後楚趙皆懾伏不敢攻秦者白起之勢也身所服者七十餘城功已成矣而遂賜劔死於杜郵吳起爲楚悼王立法卑減大臣之威重罷無能廢無用損不急之官塞私門之請一楚國之俗禁游客之民精耕戰之士南收揚越北并陳蔡破橫散從使馳說之士無所開其口禁朋黨以勵百姓定楚國之政兵震天下威服諸侯功已成矣而卒枝解大夫種爲越王深謀遠計免

會稽之危以亾爲存因辱爲榮墾草入邑辟地殖穀率四方之士專上下之力輔句踐之賢報夫差之讎卒擒勁吳令越成霸功已彰而信矣句踐終負而殺之此四子者功成不去禍至於此此所謂信而不能訕往而不能返者也范蠡知之超然辟世長爲陶朱公君獨不觀夫博者乎或欲大投或欲分功此皆君之所明知也今君相秦計不下席謀不出廊廟坐制諸侯利施三川以實宜陽決羊腸之險塞太行之道又斬范中行之塗六國不得合從棧道千里通於蜀漢使天下皆畏秦秦之欲得矣君之功極矣此亦秦

之分功之時也。如是而不退，則商君白公吳起大夫種是也。吾聞之鑒於水者，見面之容，鑒於人者，知吉與凶。書曰：成功之下，不可久處。四子之禍，君何居焉？君何不以此時歸相印，讓賢者而授之，退而巖居川觀，必有伯夷之廉，長爲應侯，世世稱孤，而有許由延陵季子之讓，喬松之壽，孰與以禍終哉？即君何居焉？忍不能自離，疑不能自決，必有四子之禍矣。易曰：亢龍有悔，此言上而不能下，信而不能誑，往而不能自返者也。願君孰計之。應侯曰：善。吾聞欲而不知止，失其所以欲，有而不知足，失其所以有。先生幸教。睢敬

受命於是，乃延入坐，爲上客。後數日入朝，言於秦昭王曰：客新有從山東來者，曰蔡澤，其人辯士，明於三王之事，五伯之業，世俗之變，足以寄秦國之政。臣之見人，甚衆，莫及臣不如也。臣敢以聞。秦昭王召見，與語，大說之，拜爲客卿。應侯因謝病，請歸相印。昭王彊起應侯，應侯遂稱病篤。范雎免相，昭王新說蔡澤計畫，遂拜爲秦相，東收周室，蔡澤相秦數月，人或惡之，懼誅，乃謝病歸相印，號爲綱成君。居秦十餘年，事昭王、孝文王、莊襄王，卒事始皇帝。爲秦使於燕三年，而燕使太子丹入質於秦。

史記卷第七十九  
太史公曰韓子稱長袖善舞多錢善賈信哉是言也  
范雎蔡澤世所謂一切辯士然游說諸侯至白首無  
所遇者非計策之拙所爲說力少也及二人羈旅入  
秦繼踵取卿相垂功於天下者固彊弱之勢異也然  
士亦有偶合賢者多如此二子不得盡意豈可勝道  
哉然二子不困危惡能激乎

史記卷第七十九



